



從吃飯談到念佛

張文炳

——四十五年七月七日在宜蘭念佛會講

星公法師，因事去高雄，類行會專函學人囑於今晚在此念佛後，向諸位講一次話。學

人爲居士身份，遵照佛門規律，居士對法師，是應執弟子禮的，有事弟子服其勞，似乎不應推諉，所以就硬着頭皮來了。但學人的根器太鈍，對佛學既無研究，更少行持，理論與體驗，兩無所得，一定不會講得好，要先求諸位原諒。

上週的今晚，星師向我們開示說：「每週六晚間在此念佛一次，其作用祇是給初機者啓發一點信根，最好還是要請各位居士們，回到家去，規定早晚功課的時間，要和吃飯一樣要緊，每天繼續念下去，不可間斷，纔合法！纔能得感應效果！」星師這機引教，語重心長！這些話，在座諸位，總有人記得，所以我今天也很想舊話重提，將「吃飯」和「念佛」兩件事，理論有關的地方連串起來，就以「從吃飯談到念佛」爲題，和諸位來研究研究。

在未談本題以前，我想有兩句話，先要向諸位請教，第一：「飯」是甚麼東西？第二：何以我們都能知道從嘴裏將飯吃進去，而不會填在鼻孔裏？瞧！你們諸位都笑了！我很明白諸位笑的原因，是說：「你這個人常識太淺，這樣簡單的問題，還算佛法嗎？還有甚麼解答的價值？飯是米煮成的，肚皮餓了，自然會用嘴來吃呀！還有甚麼希奇？」不！不！不是這樣簡單，請聽我慢慢解釋。

佛學內有個術語，名叫「四大」，學佛與未學佛的人，對這兩個字，往往都能說得出來，但不學佛的人，比較能知其詳者，恐不太多。所謂「四大」，就是地，「固體」；水，「液體」；火，「熱度」；風，「氣流」四種原素

。天地間萬物萬事，都和它們有密切的關係，諸位試閉目一想，我們吃的飯以及於我們這個皮包骨頭的身體，自然亦不例外，都是這「四大」假合而成。因緣盡時，飯既不成爲飯，而人亦不成其爲人，新陳代謝，輾轉淘汰，互爲因果中，不過是以「四大」生「四大」而又還「四大」耳！科學一點說：是「物質不滅」，再明白的說：人生在世，一切的一切，其結局全是與草木同朽。我國北方幾省人常說有一句俗話「合稀泥」庶乎類似。

「飯」是米煮成的，世俗見解，並不爲錯，但學人今晚在此，是講佛理，佛理纔是真理！我依眞理解答故有以上不同，佛學的寶貴價值和極深的興趣也就在這裏！我們現在既知道世間萬法，皆由四大假合，因緣所生，便可觸類旁通，遇事在思想見解上，有高超的觀察，有過人的見解而不致於顛倒迷亂了。譬如你是某機關一部門主管長官，雖然你部下還有些低級人員，你與他們經常接觸辦公時，就不必老是在心目中時時刻刻執着一個優越特殊的身份，彷彿腦門上都刻着某主管字樣而自大了，反之對於你以上的那些高階層長官也就不必虛與週旋，大拍其馬屁而自卑了！推而至於一事一物，如果你能夠時時覺照！都能照這樣「因緣觀」「平等觀」那末你爲人處世，也就不致於自尋煩惱！自趨下流了！

再談何以能知道用嘴吃飯，而不填在鼻孔的理由，如果有人答覆說：「我們的嘴，天生就能吃飯，而鼻孔是專門能嗅的。」那末我卻再要請教，死人亦有嘴，何以竟不能吃？亦有鼻，何以竟不能嗅？要知道我們這四大假合之身，它的感覺，思想，及行動等……都是另外有一種潛在的能力在分別着，操縱着。例如火車頭日常行駛，是有司機員在控制，電燈能亮能熄，是另有有人在

開關。這種潛力，佛學名詞叫做「識」，宇宙間決沒有一人一事一物不是以這個「識」爲體，並以物質爲用而成。佛說：「萬法唯識」，那纔是獨到的眞理。

問題又接着來了，依據佛學詮釋，「識」是人們心性中一種染污成份，如鏡生塵，如水與波，不是純潔光明心性的本體，是爲慾蔽情封所顯現一些顛倒夢想的幻相。它本能的就具有「含藏」，「執持」，「分別」及「領納」等……虛妄作用，一念一迷，無時刻刻那間不沉溺於貪顛痴三毒範圍之內，使本性那個真正主人翁陷溺於苦海狂瀾中，生死流轉，永無了期，而不自拔，這便是我們凡夫之所以爲凡夫的苦惱根由，想救治，想解脫，惟有念佛！

有人說：你勸我信佛拜佛，我卻不太反對，但僅僅祇常念一句阿彌陀佛的名號便說能超凡入聖，往生極樂，實在不敢相信。

像這樣懷疑的人，我想很多，不用說我們是一個凡夫，便是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在彌陀經內，也會明白的說這念佛往生，是一個難信之法，惟其是難信而能信者，纔算是有善根福德因緣了。又在彌陀經內本師世尊，曾引說大方恒河沙數諸佛，都會經讚嘆這法門的不可思議功德，我們凡夫，又憑甚麼資格不肯相信呢？且而佛教戒律，不許妄語，難道我們不相信一個有二千五百年歷史上所公認的教主釋迦牟尼佛，他還會首先說謊嗎？或者又有人說，話雖如此，不免武斷，我們信一種宗教，總不可盲從，總先要明白理論才算口服心服，才算有眞正信仰。

這一點我可以很大膽向諸位說，如果要完全明白這念佛法門的義理，則浩浩三藏經典都研究完畢後，方可圓融，祇可惜我們壽命太短，根器太差，行持太少，無法亦不能體驗了。其實我們天天念的彌陀經內，釋尊反復叮嚀，祇着重於勸信，勸願，勸行三項，粗淺的復法，雖沒有向我們直接闡釋理論，但卻會很明白開示「若有善男子，善女子，聞說阿彌陀佛，執持名號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若四日，若五日，若六日，

若七日，一心不亂，其人臨命終時，阿彌陀佛，與諸聖眾，現在其前，是人終時，心不顛倒，即得往生阿彌陀佛，極樂國土。」這一段，可以說正是一個「證」字的註脚，有「證」一定有一「悟」。足見得我們祇要具備着真信切願而力行的先決條件，那末「解」的方面，即必有水到渠成之妙。

住深處說，佛法本身，應該是毫無神秘，且要使眾生都能體解，方合釋尊本願，祇緣我們眾生，心地太僻！太險！頑強難化！譬如一隻黑色的玻璃杯，即令裝白的開水，也顯得仍是黑色而認為神秘了，正如因為保全或造就你自己的「名聞」，覺得非研究研究佛學歪曲理論，不足以炫耀你的淵博，或為巧取「利養」，認為非「開釋迦老子玩笑」，不足以標奇立異，迎合社會上普遍愚痴的心理，那就為因地不正，果召枉曲，藉佛法而長養魔事，還希望得甚麼證悟嗎？

所謂「證悟」，便是一種「心得」，是應由信念純正，願力堅強，及如法修持而來。一切法皆是佛法，我們如稍有觀照功夫，則少分義理亦未始不能測度而得。譬如飲水，冷暖自知，這似乎又因各人根器與道力的不同，而無法表達出來。靈山會上，釋尊拈花而迦葉尊者微笑，那一段最有名的公案，在我們凡情難測聖智的思想領域內，自然視為神秘，然在聖佛相向一笑中，便已得感應道交之妙，正非奇事了！談到這裡，我倒想起兩件小事，可能與「證悟」問題有些關係。學人原籍武昌，記得在前清時代（約七八歲），常隨先會祖每晨在武昌漢陽門正街菜場一帶，吃早點時，常見有一個以殺鴨子為業的老闆，他說話的聲音，每一句逗，都「呷」的一聲，和鴨子叫喚一樣！又有一個「劊子手」，（前清時，俗稱紅差，即專司斬殺罪犯職務者），濃眉怒目，每在茶樓上，踞高坐，舉目四顧，隨時在注意觀察往來客人的後頸骨部位，彷彿在那裏研究，測度，「這個人的頭，應該如何砍法？」「那個人的腦袋，應該從何處開刀！」，實在可怕！至今思之，便相信佛學內所謂「性相不二」的

原理。就是說，你識田中，常常念着甚麼？你便會像甚麼，你常常盼着甚麼？有朝一日，你也會達到你所願的境界。從這兩事觀照下去，推斷念佛成佛，乘願往生，當有事實與理論的根據，絕非無稽之談了。

況且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六字洪名，在中國人心口中，無論老幼婦孺，縱非佛徒，亦多能脫口念誦而出，其動機都是在各種不同的遭遇及觀感下，偶然發生了慈悲惻隱，救苦救難，祈求賜福賜恩，和服膺因果報應等……心理所致。足證阿彌陀佛，具有無量慈悲功德，及願力，普被眾生，早有感召，我們果能以阿彌陀佛之心為心，以阿彌陀佛之願為願，誠意皈依這一尊佛！如法稱念這一尊佛！則感應道交，不但在命終時，定能往生！即在往生前，處世為人，薰習孕育些吉祥悲憫的種子，起碼當生便可保康健！免禍患！多福多壽！在社會上至少也不是一個壞人了。

綜合我所講以上一些不成系統的理論來比較一下：「飯」與吃飯的「人」都是四大假合而成

一年一度的春節又到了，因為印刷廠要休息好幾天，而舊歲大家又要忙着拜年，正與本刊出版的日期衝突着，因此，若不提前出版，便需落後延期，想來想去，還是提前付印吧。終算在舊曆年底把這期趕了出來。但有幾篇稿，如潭影法師從星加坡寄來的「西遊散記」和許多印度佛蹟及世佛大會的照片，都在截稿後寄到，只好留在下期發表了。特向作者、讀者抱歉！

這期有幾篇稿子都值得提出特別介紹的如：惟悟法師的「布施兩利論」，方倫居士的「素食營業問題」，慈悔居士譯的「業」和「難陀法師的」，今日日本禪宗，唐湘清居士的「從德育策進說到功德過格」，當代女作家謝冰瑩居士的短篇「雨天的信」等諸篇，在匆促的截稿期間，各位作者給予本刊的協助和合作，編者深感滿意！敬向諸位賜稿的大德致敬感！

法國比丘阿難陀法師另一篇在宜蘭的講稿「自由和平的佛教」已經請人譯出，但受篇幅限制，也只好留在下期刊了。

這期的國際新聞版裏有幾幀名貴的照片，都是美國新聞處專供本刊的特約稿，從這裏看

假合即非真常！不真常即有流轉！有流轉就不自在！不自在便是煩惱，苦痛與墮落的種子！尤其是我在前面講過，我們吃飯的機能，是出於心識妄念所驅使，是一種多生多劫中由貪染而起的積習！也就是心理上的病態！

「佛」，是萬德萬能的大覺，是真常的！能真常便無流轉！不流轉便有自在！有自在便是無煩惱，苦痛，與墮落的保障！我們一念洪名，固然也是由心識而出，但畢竟是一個正念！是一種就路還家的方法，一念一覺，綿綿密密中，念到念而不念，無念而念，入於正定時，就能轉「貪」，「瞋」，「痴」，三種毒素而成「戒」，「定」，「慧」，三種功德！這正是應病與藥！對治人們妄念的一種無上妙法！

總之：「吃飯」是物質的營養。「念佛」是精神的修養。「吃飯」是維持短暫色身的壽命，是迷信！「念佛」是超拔永遠法身的慧命，是正信！而「吃飯」又為眾生禍亂之源！「念佛」又為世界和平之基了！

到許多歐美人士跪在三寶的面前，接受東方方式的僧伽的洗禮——皈依禮，如果，某些人士認為這是一「洋迷信」的話，那麼告訴你，現代的歐美各國，像這樣染上「迷信」的人，正在蔓延發展中，你聽了不感覺驚奇嗎？其實喜歡指人為迷信的，多是半懂不懂的無知之徒，他既不懂科學更不知什麼是民主，如果都像美國新聞處那樣的風度，樂於介紹這真理之教——佛教的話，那就難能可貴了。

有人說：目前自由中國的佛教雜誌太多了，好！雖然「量」不妨多，但必需在「質」的方面，嚴格從事，千萬不可「濫」！否則便失去了我們宣揚真理報答佛恩的目的，編者衷心希望諸位從事或將從事佛教文化工作的同道們，互相勉勵努力以赴，以完成報答偉大佛陀的恩澤。左營某居士給本刊社長的信，囑駁斥某佛刊的荒謬言論，若站在護教的立場，實有糾正之必要，但為避面爭執起見，本刊不擬作正面的駁斥將來有機會再另文討論此一問題，請左營某讀者見諒！恕不另覆。